

北 部 湾 名 人 系 列 之 一

國 柱 馮 子 材

GUOZHU
FENGZICAI

谢凤芹/著
XIEFENGQIN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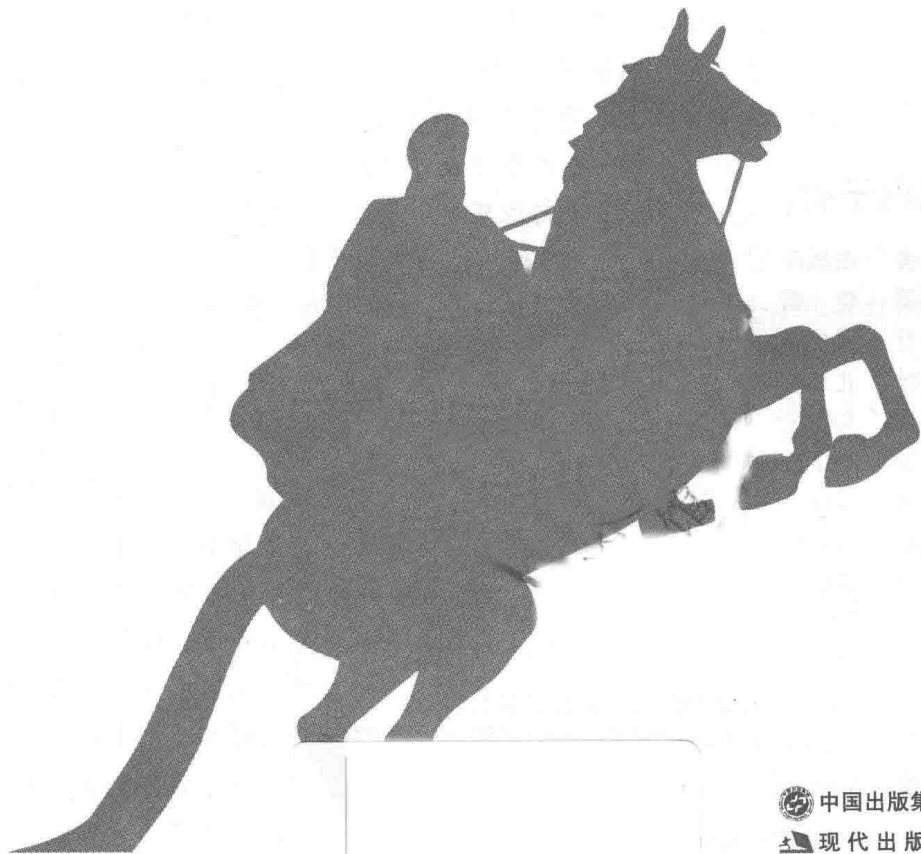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出版集团
现代出版社



北 部 湾 名 人 系 列 之 一

國 柱 馮 子 材

GUOZHU
FENGZICAI

谢凤芹/著
XIEFENGQIN



 中国出版集团
 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国柱冯子材 / 谢凤芹著. — 北京 : 现代出版社,
2016. 9
ISBN 978-7-5143-5421-8

I. ①国… II. ①谢… III. ①传记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34132号

国柱冯子材

作 者 谢凤芹
责任编辑 李 鹏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邮政编码 100011
电 话 010-64267325 010-64245264 (兼传真)
网 址 www.1980xd.com
电子邮箱 xiandai@vip.sina.com
印 刷 成都新千年印制有限公司
开 本 787 × 1092 1/16
印 张 15
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5421-8
定 价 49.80元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；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国之柱石

——序《国柱冯子材》

用“柱石本朝，著龟当代”来评价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冯子材，名副其实，实至名归。

冯子材就是国家之柱石。

在广西边境遭受外敌入侵，湘、淮、黔、滇诸省支援大军纷纷被侵略者打败，祖国南大门岌岌可危之时，他以67岁的高龄，以殊死的勇气，带着四个儿子率领临时招募的9000萃军，奔赴战争第一线。用智慧、勇气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法国侵略者，取得了震惊中外的镇南关—谅山大捷。

在驻防粤西十多年中，法寇不敢越过我国国门一步，这都有赖于冯子材的威慑作用；第一次中日战争爆发，冯子材又以78岁的耄期再起王师，率领三个儿子和钦州十营健儿奔赴南京驻防抗日，还请缨招募4万兵勇打到朝鲜，扫清日本侵略者。

在中国的历史上，除了姜子牙，没有哪个军事指挥官年近八十还亲上前线打仗。

冯子材从33岁投军，到86岁离世，为国家尽忠职守50多年，为桂、粤、滇边境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
冯子材是中国文化土壤培养出来的最优秀人才：以社稷安危为己任，爱国、精通军务、熟谙战争攻防、果断、勇敢、富有献身精神，深得士兵、下属的爱戴和上司的信任。其最突出的智慧，便是能审时度势。

他由于刚直不阿，弹劾广西各类腐败分子，因而遭受打压，排挤。在评估自己生命受到威胁时，他以退为进，开缺回家，保存实力和性命。在军事战场上用智慧打败敌人，在官场斗争中用智慧保全性命——这样的大智慧，就算饱

—
序
—

读诗书的大儒也难望其项背。

本书就是这样一位民族英雄的传记。

它不是历史，但在写作过程中，却严格按照人物真实，事件真实，时间真实三点要求来谋篇布局。

作者力求进入冯子材生活的时代，力求进入他的内心，写出那个时代血肉丰满的冯子材。

书中引述了一些言论，如奏折，当时的对话等等，这部分内容，主要摘自都启模撰写的《冯官保事迹纪实》和《清史稿》等。

《冯官保事迹纪实》由冯子材的高级秘书都启模撰写，成稿于光绪二十一年，冯子材当时还健在，可信度高，这是以它为参照系的原因。《清史稿》是中华民国初年由北洋政府设馆编修的记载清朝历史的正史——“清史”的未定稿。所记之事，上起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称汗，下至1912年清朝灭亡，共二百九十六年的历史。冯子材的很多奏折，冯子材本人传记都在《清史稿》中有明确记载。

在众多的传本、论本、记述、考证中，作者采用了适合自己撰写的方式——传记，通过用时间作经，用事件作纬，把传主的一生串联起来，让读者能系统地、比较直观地认识冯子材，并在阅读中了解冯子材一生的经历和丰功伟绩。

冯子材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，史学家和文学家的挖掘远远不够，他忠于祖国，驰骋在安邦守国的不同战场50多年，无论是在镇南关战场上与法寇兵戎相见，抑或是在中法划界、海南岛平乱、督办钦廉防务，乃至甲午战争、庚子事变等各种军事行动中，处处以国家社稷为重，祖国河山，寸土不让。哪里有危难，哪里就有他的身影，一家满门忠良，抗法父子五人齐上战场，最先冲入法寇敌阵；抗日，一家四口又披战袍，誓和日寇血战到底。为了保卫家乡，他宁愿不到外省任高官，奔赴在粤西各个关隘布防，严防死守，不让各路侵略者有可乘之机。

他在云南、广西、广东广袤的大地上安民攘边，被时人盛赞为“边关卧虎”、“国门砥柱”，堪称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民族英雄。

冯子材是钦州的骄傲，是祖国的骄傲。

时光荏苒，时至今日，世界上依然风云动荡，在复杂的国际政治、军事、外交环境中，国家依然需要冯子材式的英雄。

但愿有更多的冯子材保家卫国。

是为序。



目 录

CONTENTS
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第一章 | 苦命生乱世，英雄出少年 / 1 |
| 第二章 | 打柴遇贵客，拜师练武功 / 13 |
| 第三章 | 保镖谋生计，九死觅一生 / 19 |
| 第四章 | 踏上从军路，四处去招兵 / 31 |
| 第五章 | 三次被打败，思想生动摇 / 41 |
| 第六章 | 贤妻催娶妾，子材费思量 / 48 |
| 第七章 | 镇江保卫战，兄弟成陌路 / 55 |
| 第八章 | 巧智化危机，设局防兵变 / 60 |
| 第九章 | 上下皆欢喜，裁军回故乡 / 67 |
| 第十章 | 东西征战忙，平匪有大功 / 73 |
| 第十一章 | 英雄惜英雄，只身访永福 / 81 |
| 第十二章 | 姻缘从天降，娶个武夫人 / 87 |

- 第十三章 一身硬骨头，弹劾众贪官 / 95
- 第十四章 名臣张之洞，运筹抗法寇 / 98
- 第十五章 招兵考试忙，临危挽狂澜 / 103
- 第十六章 唐景崧赴越，西线传捷报 / 111
- 第十七章 萃军急行军，诸官忙算计 / 125
- 第十八章 事事细安排，层层死堵防 / 131
- 第十九章 镇南关大捷，一战功名成 / 141
- 第二十章 督办北部湾，抗日再奋起 / 159
- 第二十一章 丹心照汗青，浩气炳千秋 / 169

附件

冯宫保事绩纪实 / 182

冯子材年谱简编 / 209

参考文献 / 221

后 记 / 222

第一章 苦命生乱世，英雄出少年

广西南流江，它发源于桂东南大容山南坡的莲花顶，受了大海的召唤，一路向南狂奔，经过九曲十八弯之后，注入北部湾的宽广怀抱，融入了浩瀚的太平洋。

它丰富的水系使沿江两岸缥缈而灵动，丰饶而多彩。

南流江奔流不息，滔滔江水后浪推前浪，淘尽了百世的沧海桑田，见证了千年的兴衰更替。

清嘉庆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日暮时分，南流江上一叶扁舟在江心晃荡，船舱入口处被一张草席严严实实遮住，冯文贵蹲在船头吸着水烟筒，眼睛死死地盯着船舱，眼神充满绝望。

突然一声“呱呱呱”的哭声划破了长空。

冯文贵一愣，抬起两只赤足大脚快步冲进船舱，草席在他身后高高飞起。

妻子头发湿漉漉粘在额头上，疲倦而又惬意地望着他，露出了甜甜的笑意。

冯文贵心头一块大石瞬间放下，俯下身



冯子材真人像，此照片为镇南关大捷第二天所照，原件收藏在冯子材孙冯承则家中。

子关切地问妻子黄氏：“是男是女？”

黄氏疲惫地指指躺在身边手脚乱蹬，张着嘴巴哭个不停的孩子，欣慰地说：“孩子他爸，是个儿子。”

冯文贵听了妻子的话，撩起包着孩子屁股的黑色旧布，看见那一小截肉肉，激动的泪水在眼眶里团团积蓄。

他深情地看着黄氏，动情地说：“辛苦了，我马上杀只鸡煲汤让你补身子。”

说完，左手抱起孩子，右手抓了一把香，冲出船舱，把孩子平放在船板上，点燃了三炷香，面对南方拜了三拜，含泪高喊：“感谢列祖列宗保佑，冯家又添丁了。”

江水潺潺而流，似乎在为冯家添丁之事放声歌唱。

冯文贵没有想到妻子在船上生产。

当妻子破水，把他赶开，他蹲在船头焦急地等待的时候，头脑中闪出的尽是一尸两命的恐怖场面。

现在母子平安，他断定自己的祈祷老天听到了。

半个月前，盐商老张到钦州沙尾村找到冯文贵，有些为难地说：“质庵兄⁽¹⁾，我有一批盐近日要运到郁林，麻烦你无论如何帮我走一趟。”

“老张，我们做生意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要是平时，我求之不得。这次不行，内人这几天就要生产了。”冯文贵无奈地回答。

老张求他说：“现在到处兵荒马乱，土匪横行，小偷浑水摸鱼，不是熟人，这货根本不敢交予他人运，你就帮帮我吧，运费我们好商量。”

冯文贵双手抱拳：“老张，对不起，不是钱的问题，真的走不开。”

老张看到冯文贵态度坚决，知道很难说动他，只好无奈地离开。

经过河边，老张看见有个女人蹲在岸边洗衣服，走近了，看清是冯文贵的妻子黄氏。

这些年，老张的货物都请冯文贵帮运，和黄氏时有接触，知道这个女人好说话，突然转念：求求她或许还有转圜的机会。

想过后，老张快步上前行礼，并说了这事，最后可怜巴巴地说：“嫂子，求求你做做质庵兄的工作，我家的本钱都押在这次的海盐生意上了，如有不测，就得破产了，帮帮忙吧！”

(1) 冯子材父亲字质庵。

黄氏听了，艰难地站起来，双手放在腰后，腆着个大肚子，安慰他说：“你放心吧，这盐我们帮你运。”

老张听了，高高兴兴转头回去找冯文贵。

黄氏嫁给冯文贵 10 年，头 8 年已经接连生了 3 个儿子，到这一胎，已经是第四胎，对生产，她已经算是老手了。

按照前 3 胎的经验，她能准确地算出孩子的出生日期，应该还有一个月小家伙才出生，来回一次郁林，快则 10 天，最迟有半个月也足够了。

黄氏愿意接下这个生意，也不全是为了老张考虑。

冯家高祖冯遂云于乾隆四十五年从南海来到钦州做盐生意，可惜家境一年不如一年。她嫁入冯家时，文贵 18 岁，不久公公冯广运便撒手而去，冯文贵嫩肩挑起了祖业的重担。

由于社会混乱，加上经营不善，冯家早已经露出了衰败的景象，尤其是接连生了前面 3 个孩子，老大和老三因病花了不少银子，两个孩子没有保住，家里却被折腾得家空粮净。

眼看孩子就要出生了，连买些肉补奶水的钱还没有着落，她愿冒险承担下这个生意。

黄氏嫁进冯家，没有享受过一天清福，10 年来，一直陪着冯文贵在船上行走。

一路想着回到家，看见冯文贵在糊蒿屋⁽¹⁾外焦急地来回走动。

看见她，上前两步接下了她手上的衣服，手不停地晾着衣服，焦急地问：“你怎么能答应老张的生意，你这个身子能让我放心上船？”

“担心什么？又不是第一次生孩子，也不是第一天上船。”

“这次上船能和平时比？”

“还有一个多月才足月，我在船上不干活，只帮你照看船，就算在船上生孩子，也没事，老二老三都是我自己接的生，你有什么不放心的？”

“妈也不会同意的。”

“我跟妈说，我们明天出发，争取半个月内回到家。”

冯文贵看见妻子如此淡定，只好妥协。他能说些什么呢，马上就要多添一张口了，他知道家里急需钱。

黄氏如何说动母亲同意这次出船，冯文贵也不想知道。他只求老天保佑，

(1) 糊蒿屋，由茅草和黄泥混合搭建的房子，是沿海沿江贫民的栖身之所。

一路风顺水，完成任务，拿到运费，为坐月子的妻子买鸡、买猪肉、买糯米做甜酒，保证出生的孩子健康成长。

上船前，他瞒着妻子到自己家旁边的男庵庙叩了头，祈了福，希望此行一路平安。

他们开船当天，钦江（南流江进入北部湾前的一段）波澜不惊，天上白云朵朵，一路风顺帆快，只用了5天时间便安全到达郁林。

交割完货物，便开船往钦州方向赶，在清嘉庆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下午，黄氏没有半点征兆开始出现阵痛，到了太阳西斜时，羊水便破了。

一下子，冯文贵傻眼了，只有跑到船头跪下求上天保佑。

黄氏依然镇静，她吩咐冯文贵：“你去烧盆滚水，把船上的杀鱼刀煮一下拿给我，再把我带上船的火灰拿进来，席子挂在舱口，听到孩子哭声再进来。”

按照钦州风俗，女人生孩子男人得避开，撞着了，就会倒霉一辈子。火灰是用来承接生产时流下的血。

冯文贵按照妻子的吩咐默默地一件件做着，心里七上八下。

黄氏在草席挡住的船舱内窸窸窣窣地忙着。

冯文贵几次想挑开席子进去看看，每次走到船舱边，都被耳尖的黄氏听到，把他赶跑。

冯文贵只好蹲在船头听天由命。

一声啼哭，让冯文贵的心放下一半。再看妻子平安，他才咧开嘴笑出来。

现在胖嘟嘟的儿子就躺在船板上，细小的眼睛露出一条缝，充满好奇地观看晚霞中的天空。

他抱起儿子，忍不住亲了一口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好孩子，冯家以后就靠你了！”

孩子嘴巴咧开，笑了一下。冯文贵的心头涌起一股如水温情。

他对老天充满了感激，心里说：“孩子三朝，一定要杀三牲到男庵庙还福。”

为了让产后的黄氏休息好，冯文贵把船锚抛下，在江中停留了一天。第二天，黄氏起床给小孩洗了胎脂，换了干净的衣服，两夫妻这才起锚启航。

在江上走走停停，5天后的凌晨，他们的船终于停在钦州平南古渡口。

平南古渡口是古代钦州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，位于钦州古代最繁忙的博易场江东驿旁边。古代，交趾沿海的居民常以鱼、蚌之类的海产品到钦州博易场出售，换钱购买大米、布匹等物。他们穿梭于平南古渡口，一艘艘的红单

船、乌篷船结队划过。

平时，平南古渡口车水马龙，来来往往的人或背着包袱，或拉着牛车，或挑着担子，或焦急等待，或麻利装卸。

今晚，渡口却是寂静无声，像迎接一场历史大剧的开场。

冯文贵抱着儿子，黄氏疲惫地跟在身后，一家人向着沙尾村的家走来。

突然天上好像被谁捅了个大窟窿，一场大暴雨说来就来，把这家人打了个措手不及。雷公公也跟着来凑热闹，不时地发出阵阵怒吼。

小孩被这雨声雷声吓着了，“呱呱呱”哭个不停。

冯文贵脱了自己的衣服盖着怀抱中的孩子，对黄氏说：“赶快脱了衣服盖着头壳，月婆不能淋大雨！”

黄氏说：“就差几步路到家了，跑快一点儿就行了。”

冯文贵的母亲黎氏听到小孩的哭声，打开门走了出来。

在阵阵暴雨中，她依稀看见一只大黑虎一步步向自己走来。

她吓得腿一软，仰面朝天跌在门口。

冯文贵借着闪电看见母亲无故摔在地上，连忙紧走几步上前扶起她，把怀中的儿子递给她，开心地说：“阿妈，你添孙子了，子清有老弟了！”

吓破胆的黎氏一听添了孙子，接过冯文贵手中的孩子，眼神恐惧地到处巡睃找那大黑虎。大黑虎却没了踪影。她惊恐地拉着黄氏，急急进了屋。

灯光下，黎氏看见孩子脸色凝重，眉高逾寸，地角丰圆，一副贵人相，很是开心。

想到刚才看到的黑虎，又想到这一年正好是虎年，这是巧合，还是隐藏着什么不可预测的福与祸？她怕惊吓着儿子和媳妇，不敢告诉他们自己看见黑虎之事只是对儿子媳妇说：“这孩子排行第四，以后就叫他黑四吧，孩子要贱生贱养才能平安长大。”

冯文贵夫妇听了母亲的话，都说好。

自此，这个孩子便有了自己的乳名：黑四。

星移斗转，小黑四慢慢长大。

4岁那年，冯文贵想着要送黑四到先生处开蒙认几个字，不求当官显达，只为做生意不让人欺负。

于是，他又是翻字典又是对族谱，根据班辈，给他起了个冯子材的大名。

冯文贵为小儿子起这个大名，是想他成为家族的顶梁之材。老二子清虽为长兄，但一直体弱多病，人又胆小怕事，冯家能指望的就只有这个孩子。

冯子材的开蒙先生姓李，是土生土长的钦州人，在钦州城东门的土地庙里

摆了几张破桌椅，招了七八个从4岁到13岁的孩子，办了个小私塾。

冯文贵第一天送儿子上学，背了一斗的谷交给李先生，搓着双手小心地说：“李先生，我家子材就全拜托您了，请先生给子材起个号吧。”

李先生收下谷子，拿出一本发黄的百家姓翻了又翻，对冯文贵说：“就叫萃亭吧，像杂草一样顽强生长，像亭子一样做个有用之物。子材，你喜欢不喜欢？”

冯文贵连忙说：“先生说好就是好了，小孩子能懂什么。”

从此，冯子材有了号，萃亭。

冯子材人长得黑，加上母亲黄氏回家当晚淋了一场大雨后落下了病根，长年卧床，没法照顾他，人便有些邋遢，孩子们都不喜欢他，常找各种由头欺负冯子材。

每每此时，李先生便抚摸着冯子材的头呵斥：“此子将来远大，汝辈下流，可善视之，庶几籍庇以免饥寒耳。”

被呵斥的小孩儿背后说：“李先生车大炮，黑四要是前程远大，那我们个个都成宰相了。”

李先生听了也不和他们计较，安慰冯子材说：“孟子说‘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’。你和他们不是一个档次，以后专心读书就是。”

冯子材虽然听不懂先生的话，但先生屡屡出手帮助自己，幼小的心灵便对李先生充满了朦胧的感激。

六月的一天，冯子材放学回家，看见父亲蹲在门口哭成了大花脸。

他正在惊讶，祖母上前抱着他说：“黑四，可怜的孩子，以后怎么办呢？”

当时他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直到钻进糊篱屋，看见母亲静静地躺在地下的禾草上，他怎么喊也不答应，哥哥子清已经哭得晕了过去，他才知道，他的母亲没了。

原来，早上，母亲黄氏拖着患病的身體上山挖竹笋，回来时不慎跌下了山涧，死在山上。

母亲走了，家里生活更加窘迫，他再也不能到学校读书⁽¹⁾。

办完妻子后事，冯文贵带着冯子材来向李先生辞别。

(1) 《冯宫保事绩纪实》，记述冯子材只接受过数月的正式教育。

李先生很伤心，但他又有什么办法呢，这七八个学生，一个学期每人交一斗的谷只能够自己吃饭，想帮子材是绝不可能。

他抚摸着冯子材的头，不舍地说：“子材，你要记住自己的名字，要做有用之材，成不了文曲星，以后就当个武将军吧！”

冯子材根本无心分辨“文曲星”和“武将军”是吃的还是用的，母亲走了，他的天已经塌了。

他本来就不想再进学校，现在父亲提出让他回家，他便听了父亲的话。

从此，这个4岁的孩子走进了社会。

冯文贵每次行船都把冯子材带在身边，他不放心把这宝贝儿子放在家里让母亲照看。一来二去，冯子材便成了小帮手，这帮手也不是干什么体力活，就是冯文贵有生意的时候，出出入入与人交易，船上得有个人守着，要不，船上的财物随时可能被洗劫一空。

冯子材毕竟是个小孩儿，虽然失母让他萎靡了一阵子，但上了船，看着蓝蓝的天，清清的水，渐渐便忘记了伤痛。

他在土地庙读书的时候，常常看见功夫佬在隔壁练武，他记住了一些功夫路子，没事的时候，凭着记忆，他便在船上踢踢打打。

冯文贵看在眼里，偶尔也帮他温习，久而久之，他的拳脚有了些模样。

有一次，冯文贵又为老张运盐，下午盐已经装好，定于第二天早上出发。

冯文贵要采购行船几天用的物品，吩咐冯子材说：“子材，你在船上小心看守，我要到街上买些物品。”

冯子材响亮地回答：“阿爸，你放心去吧，我一步都不离开船。”

冯文贵疼爱地抚摸了一下冯子材的头，挑着一担竹篮离船了。

冯子材时年6岁，常年跟着父亲风里来雨里去，已经增长了见识。

父亲走后，他一直待在船上，开始踢他的三脚猫功夫，踢打了一阵，口有些渴了，他舀了一瓢河水喝下，又向着江里撒了一泡尿，还不见父亲回来。

突然有人说着话踏上了踏板，看样子准备爬上船：“我看那人去集市交易，起码也要几个时辰，我们动作快点，能搬多少是多少。”

说着说着，这些人眼看就爬上了船。

冯子材心里想，船上能搬走的只有盐，这些贼人是冲着盐来的，我一个小孩，打，打不过他们，喊，也没有人听到，要是惹这些人恼羞成怒，杀了自己，白白丢了一条命，我不如先躲起来再做打算。

这样想过后，他急急在桅杆上挂上了一条红鱼干，接着躲到桅杆处，拉了风帆将自己包住，露出两只眼睛监视着这些贼人。

上船的有三个人，他们上了船，就直奔船舱，把船舱里的睡房搜了一遍，没有找到什么值钱的东西，骂骂咧咧退到船板上，开始揭开盖住盐的草席，一袋袋往船下搬盐。

冯子材眼睛随着他们的移动，看见码头上有人拉了一辆板车在接头，盐被一袋袋搬到板车上。

几个贼人大摇大摆地搬盐，此时码头上人来人往，但大家都以为这些人是质庵公请来的搬运工，没有人理会。

冯子材急了，他知道，这些盐都是张叔叔的，被贼人偷了，他家就得赔钱。

他急得满头大汗，盼望父亲能看到桅杆上的红鱼干，快快回来收拾这些坏人。

时间一点点过去，贼人每人已经搬了好几袋盐装到板车上，父亲还不见踪影。

他想着想着，灵机一动，待到三个贼人都下到码头，他拼了全身力气把踏板抽上船。

那几个贼人转回身，发现上船的踏板不见了，有个人担心地说：“莫非质庵回船了，我们快走，不要被他捉了。”

说着几个人前拉后推，急急地离开了码头。

冯子材看见这些人走远，也悄悄下了船，紧紧地跟在他们的后面。

三个贼人上了河堤，往南唐街（今人民南路百货大楼至鱼寮西街东头）方向走去。

冯子材一路跟着。

有贼人回头看见冯子材，举拳威吓他说：“小孩儿，再跟着，就杀了你。”

冯子材想：大街上，人来人往，他们不敢杀我。

这些人快走，他也快走，这些人慢走，他也放慢脚步。

三个贼人被跟踪得有些心里发毛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突然冯子材冲到三个贼人面前，大声呼喊：“阿爸，快抓贼人！贼人偷了我家的盐！”

这一喊，惊动了挑着一担物品急急赶路的冯文贵。

原来，冯文贵远远就看见了桅杆上飘动的红鱼干。这是他和冯子材约下的暗号，发生意外，就在桅杆上挂一条红鱼干。他担心冯子材的安危，正急着往回赶。

正好路上有几个是冯文贵的熟人，听到冯子材呼喊，大家一拥而上，围住了这几个贼人。

贼人眼看事情败露，也不敢恋战，猛力推开冯子材，扔下了板车上的盐，仓皇逃跑。冯子材跌到地上，蹭破了手掌。

冯文贵看见板车上的盐，看见跌得手上全是血的冯子材，什么都明白了。心痛地说：“黑四，你胆子太大了，这些贼人如起了杀心，你就没命了。”

冯子材抹着手上的血，不当回事地说：“阿爸，我算准他们在大街上不敢杀我，才跟着他们的，也是看见你才叫喊的。在船上，我眼睁睁看着他们一袋袋扛盐，怕他们杀我，都不敢吭声。”

冯文贵听儿子说得有理，自豪地说：“想不到你小小年纪，肠子有这么多弯曲。”

这件事传开后，李先生逢人便说：“看看冯子材智取偷盐贼的计谋，比韩信还厉害，这小子英雄出少年，以后必成大器。”

冯子材跟着父亲在船上的几年，虽然辛苦，也是最幸福的几年，他在船上学得了一身三脚猫功夫，还练就了一身好水性，常常在水里捉鱼摸虾。生活虽然清贫，但也乐在其中。

这样的日子在7岁那一年突然中断。

出事前冯子材就隐隐有了预兆。

4月的一天，冯文贵要送一批货到白州，但这次出船，他不让冯子材跟船，临行时还神色凝重地对冯子材说：“黑四，你哥身体瘦弱，成不了什么事，你阿嬷又上了年纪，家里就全靠你了。”

冯子材似乎看见父亲的眼里有了泪水，可当时他也没多想。

谁知这一别，竟成了永诀。冯文贵再也没有回来。

7岁的冯子材和12岁的哥哥子清，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。

每天晚霞映红半边天的时候，冯子材和哥哥两人站立在平南古渡码头上，多想看见父亲开着红单船远远归来。一次次的失望，让这两个少年连哭的心情都没有了。更让他们难过的是，有人议论说父亲投奔了天地会，做了反清的义士。

祖母黎氏听到这些议论，生怕给全家招来杀身之祸。有一天，对两个孙子说：“别人问起你阿爸，你们就一口咬定已经死了，以后谁也不准到渡口等他，谁去了，就不是我的孙子！”

黎氏接着说：“要是官府听说你阿爸投奔天地会，我们通通得死，你们如果不死，就不要再去等你阿爸！”

听了祖母的话，两人明白了事态的严重，再也不敢靠近平南古渡。

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冯子材有时实在想阿爸了，就偷偷跑到男庵庙，跪在地上大哭一场。子清哥不善言辞，李先生早已不知去向，他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

父亲没了，红单船没了，家里已是一贫如洗。

幸好祖母黎氏还藏有一些陪嫁物件，为了养大两个孙子，开始一件件变卖。每次出手前，黎氏都要犹疑一番。

黎氏娘家有个亲弟，家境殷实，也隔三岔五地接济一些钱财给自己的姐姐。

黎氏的亲弟看冯子材从小机敏，为人处世老成持重，自己又没有孙子，便有心收冯子材做继孙。

有一次，冯子材到黎家看望舅爷一家，舅爷以为时机成熟，便让太舅母对冯子材说这事。

太舅母从小疼爱这个小外孙，她拉着冯子材坐在家里厅上的酸枝木太师椅上，疼爱地说：“黑四，你母亲走得早，父亲又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阿嬷现在身子骨也大不如前，我和你舅爷非常喜欢你，看见你家日子艰难，想过继你作为黎家长孙，你意下如何？”

冯子材听了，连忙站起来说：“多谢舅爷太舅母对子材的疼爱，我家现在虽然困难，但只要人在，什么困难都可克服，过继的事我不能答应太舅母。”

太舅母听了，先是一愣，她以为自己的好意冯子材会感激不尽，谁知冯子材连想都没想就拒绝了。

她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。脸上一阵红，一阵白。

她便直挺挺地站起来，指着冯子材骂：“黑四，你有什么好硬颈的？朝无隔夜饭，晚无隔夜粮，日子怎么过，难道等着饿死？如果过继给黎家，住大屋，花大钱，一生吃穿不尽。你以为有志气就能过上好日子？真以为我黎家找不到人过继？”

冯子材想着舅爷一家想过继自己也是出于好意，本来不想撕破脸。

但太舅母盛怒之下，话说得太过分，实在忍不住了。义正词严地回敬：“我知道舅爷家有很多钱，恃着有钱，想着我肯定同意进黎家。但我认为，人的志气比钱重要，太舅母难道断定我以后就不能有出息啦？你家现在的这点钱在我眼里不算什么。再说，我过继给了黎家，冯家靠谁来光复祖业，我想舅爷